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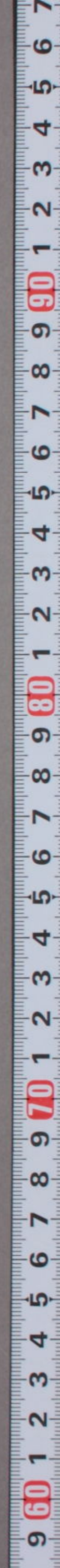


國朝寶鑑
六

中宗朝

96
3059
6

三十一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中宗朝一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

諱 字 弘治戊申三月五日己巳誕

降在位三十九年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

日庚戌昇遐壽五十七葬靖陵

在廣州

丙寅元年秋九月戊寅 日二 上以 慈順大妃

懿旨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 上 成宗

第二子 母慈順大妃尹氏初封晉城大君

居于私邸時燕山主淫虐無道宗社將亡前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中宗朝一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

懌字

弘治戊申三月五日己巳誕

降在位三十九年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

日庚戌昇遐壽五十七葬靖陵

在廣州

丙寅元年秋九月戊寅日二上以慈順大妃

懿旨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上成宗

第二子母慈順大妃尹氏初封晉城大君

居于私邸時燕山主淫虐無道宗社將亡前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中宗朝一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

樂天弘治戊申三月五日己巳誕

降在位三十九年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

日庚戌昇遐壽五十七葬靖陵

在廣州

丙寅元年秋九月戊寅上以慈順大妃

懿旨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上成宗

第二子母慈順大妃尹氏初封晉城大君

居于私邸時燕山主淫虐無道宗社將亡前



吏曹參判成希顔慨然有撥亂之志與知中樞府事朴元宗吏曹判書柳順汀軍器寺僉正朴永文水原府使張珽司僕寺僉正洪景舟等密謀舉義前夕會于訓鍊院部分將士夜三鼓陣昌德宮洞口領議政柳洵右議政金壽童等來會百官軍民間風爭赴填街塞道遂遣勇士推殺慎守勤守英任士洪等斬嬖人田同金孝孫姜凝沈今孫等於軍前開獄門釋囚悉令赴軍天明進軍闕外留柳子光李永男金壽卿柳涇分兵守闕以備非常

元宗等率百官軍校詣景福宮啓于 大妃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生靈塗炭宗社綴旒大小臣民願戴 晉城大君以主宗社敢稟慈旨 大妃辭曰吾兒何堪重寄今世子年長可嗣洵等屢啓得旨乃遣順汀及姜渾具仗衛迎 上于私邸 上固讓不許羣臣擁 上乘輦入景福宮洵等議曰自古廢立數其罪者惟昌邑王耳今當善處遣承旨韓洵內官徐敬生於昌德宮請避正殿出大寶燕山主曰我知我罪即出寶授尚瑞郎未

時百官入庭班定宣 慈旨若曰惟我國家
積德百年洽于民心以基萬世不拔之業不
幸嗣君失道民墜塗炭大小臣僚咸曰宗社
為重以晉城大君御夙有仁德民心皆屬予
惟廢昏立明古今之通義肆循羣情命晉城
即大位廢王為燕山君民命將絕而復續宗
社既危而復安羣臣俯伏聽命於是 上具
冕服御勤政殿即位冊府夫人慎氏為王妃
受百官賀頒教大赦命燕山時穢政悉皆更
革廷臣咸呼千歲歡聲如雷○命三公六卿

承旨及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直賓廳治事
雲水君孝誠及柳子光等仍守昌德宮○安
置廢主燕山君子喬桐廢妃慎氏出居貞清
宮廢世子顛及昌寧陽平敦壽等皆令乘輜
赴謫亡何 上教政府曰予於前王義則君
臣情則兄弟今天氣漸寒其送衣裘食物○
革採青女使採鷹犬使撤護花庫輔艷司罷
首鬣山繭之封進皆燕山時所設也遂置東
西蠶室復 祖宗舊制○策靖國功臣以朴
元宗柳順汀成希顏柳子光為一等雲水君

自高麗金卷之十八
三
孝誠等為二等高守謙等為三等會盟賜鐵券初希顏首建大策至是以爵秩讓元宗順汀居右而自居第三時論多之○命一應法制並依 成宗朝例從大臣之言也先是成宗末年擇二品以上宰相差經筵特進官以訪治道又於九月九日例賜耆老宗宰宴于訓鍊院及燕山時皆廢不行至是盡復之○命右議政金壽童起復從政壽童言臣與臣弟兵曹參議壽正前月喪母時值短喪脫衰供職今當新化乞解職終喪命政府六曹

議柳洵等言革正之初立經制治非壽童不可依 先朝起復之法姑令從政壽正則許解職終喪 上可之尋陞壽童為左議政朴元宗為右議政○諭咸鏡北道節度使黃衡曰近者朝廷待野人多失其宜今當初服宜示恩意卿其設宴以慰城底野人且諭以來朝之時道路支待館宇廩餼多不如舊今布德音一遵舊常其宜輸心歸順永作國家之藩籬○命復豎諸道棹楔先是殷山訓導李自華素有孝行 成廟國哀服喪三年觀察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使以聞燕山主謂以詭異命斬之自華臨刑
語人曰只知君父一體不意國憲乃爾遂死
他道旌門者聞之大恐盡撤去至是承旨李
堦以為言 上立命復豎且教曰予在潜邸
聞鄭誠謹行高人也廢主時彼誅予甚愍之
其令贈爵其他節義孝廉令諸道啓聞以勵
風教誠謹亦以服 成廟喪三年彼禍於燕
山甲子者也○諭八道觀察使曰民為國家
之元氣元氣盛衰而治亂興喪隨焉我國家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民心骨近者刑政失

中徵歛無藝百役繁興遠近騷然使命旁午
郵傳一空壯者散而之四方老弱轉于溝壑
生民之困至於此極及予即位弊法害民一
皆蕩滌遵我 成考遺憲思與大小臣民共
躋仁壽之域今卿身居方面勗率將吏盡心
撫字如有民瘼未盡除善政未盡舉者條陳
驛聞雖荒村窮巷遍諭予意使知國家更化
之美允升大猷以基我萬世太平○義禁府
啓請任士洪及其子崇載並剖棺斬屍籍沒
家產 上曰剖棺之刑自古罕用近者用以

為常予在潛邸聞輒惻然士洪罪固罔赦依
啓斷之崇載則翁主尚在予不忍刑只收賜
第撤其墓石○冬十月教曰予自即位以來
夙夜寅畏惟恐獲戾于天今月三日夜雷電
七日夜又雷電天之示變豈無所召近來弊
法害民者雖已掃除而刑政猶未得其中歟
任用猶未盡其宜歟窮閭委巷猶有抱冤者
歟獄訟沈滯未得自伸歟斜科橫斂有未除
歟其令中外條陳以聞○十一月燕山君卒
初 上聞燕山病劇命內醫救療及卒遣中

使致祿禮官與本道監司監視斂葬用王子
君禮葬于江華隨行侍女服喪三年朝夕上
食朔望奠百日而止 上進素膳三日停經
筵命修慎承善家令廢妃移居供以嬪禮工
曹參議柳崇祖疏請葬燕山用陵儀別立主
以祀計聞上國加以王謚命六曹三司二品
以上議柳洵柳順汀等言燕山自絕于天得
罪宗社其不可計聞請謚置陵立祀明甚崇
祖曲說不可施行柳子光言崇祖附會不經
倡為詭論疑人聽聞請付有司 上不從只

遼崇祖經筵叅贊官大司憲李繼孟言崇祖
無隱不可適其官 上遂命燕山墓自所在
官俗節致祭定守墓三人○重修文廟還奉
位版復置博士以下官先是燕山撤移文廟
位版置諸高山僧庵以成均館為娛樂之場
復革博士以下官至是 上命一併復舊撤
瑞窓臺石修築泮宮仍命中外大興學校○
命禁街巷棄屍京外如有遺屍訪求親屬勸
令埋葬其無族類者自官掩瘞○命藝文館
檢閱李希曾賜几杖于左贊成朴安性

丁卯二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左議政朴元宗
右議政柳順汀等請策免 上慰諭不許○
分遣御史權弘等於京畿忠清黃海三道自
齋乾餽訪民弊瘼○命燕山時撤毀人家官
給材木○下素屏于弘文館命書入箴戒之
辭崔淑生成夢井等製九箴曰正心曰勤學
曰敬天曰嚴內治曰崇正道曰辨賢邪曰納
諫諍曰務儉約曰慎刑賞金希壽書之以進
上曰詞與書俱佳賜鹿皮弦弓以賞之○二
月 上親享于宗廟還御勤政殿行飲福宴

受賀頒教○夏五月命還給金宗直金駟孫等七人家產追奪李克塏爵收尹弼商盧思慎韓致亨柳子光等賞賜田宅是年春上御朝講領事成希顏奏曰戊午史禍士林至今危懼雖父子兄弟相戒勿言其時推官皆死惟臣與柳子光在耳臣若不言殿下何由知之蓋金宗直為儒生時作吊義帝文其意不知何所指而金駟孫輩敷衍之其罪可誅然此事之發實有所由成宗朝李克塏為兵曹判書以成俊為北道節度使俊怒辟

克塏子世經為評事其後駟孫為獻納李冑為正言上劄論之克塏及俊怨二人欲中傷之後克塏監春秋修成宗實錄見宗直之文欲發其事魚世謙曰此文不可盡信宜於洗史草時並去之不可漏洩也韓致亨尹弼商柳子光等聞其語上達成獄推官等欲並罪宗直門徒獨盧思慎以為若爾則恐成漢時黨錮之禍此戊午事之大槩也至是藝文館奉教金欽祖鄭忠樸待教李希曾金瑛檢閱李埜尹仁鏡鄭熊尹止衡等上疏曰書契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作而有史學有史學而後是非明是非明而後天下萬世之公論不泯故虞夏之史不諱瞽瞍伯鯨商周之史不諱桀紂幽厲衛完鶉奔之醜聖人著之於經唐宗鹿裘之亂史氏特書於策未聞有一人以史事見誅禍及後嗣者也恭惟我朝列聖繼作尤重史學至於廢朝二三奸臣導君為惡史事變亂古所未聞殿下承大亂之後祛廢朝新法復祖宗舊章死者封爵亡者表閭萬姓欣欣相慶而至於金宗直等事臣竊痛之昔者成

宗大王親覽帛義帝文尚不以為嫌者意必有在也厥後大臣乃反挾私嫌不顧公議挑怒柳子光與二三大臣同議密啓終置大逆是則陰欲掩過而卒不得掩更使暴揚於後世累及於先王其禍蔓延於甲子盡殲士流宗社傾危國運中絕如此基禍之奸罪當不原而賞反及焉深恐史家筆法從此盡廢而萬世之公論泯滅無傳願殿下更立科條亟收賞賜家產各還其主變亂史法者隨輕重以正刑章以史事被誅者并皆封贈以

快公論則 殿下此舉卓冠千古矣於是政
院臺諫相繼言史事至嚴不得漏洩而邪慝
之人洩於中外遂成戊甲之禍宜明正其罪
大臣朴元宗等亦言宗直等其時求正律不
得論以反逆誠過重也 上乃命辭連被罪
者復其爵李克瓌追奪官秩金宗直金駟孫
權五福權景祐李穆許磐姜謙等並還給家
產推官尹弼商盧思慎韓致亨柳子光等賞
賜田宅伴倘亦並還收後三司交章論子光
之罪削勳竄死湖南○三月 上幸成均館

謁先聖退御明倫堂與諸生橫經問難○教
曰予閱國朝寶鑑 成宗嘗以臺諫多封奏
命加其資當予初服臺閣極陳時弊予甚嘉
之其加一資○大司諫姜景叙等上疏條陳
十二事一曰定志二曰納諫三曰重爵四曰
節用五曰親賢士六曰遠讒佞七曰興學校
八曰正士習九曰抑宦寺十曰保外戚十一
曰明賞罰十二曰恤民隱 上嘉納○冊淑
媛尹氏為王妃先是 上即位之翌日領議
政柳洵率朴元宗柳順汀等二品以上詣賓

國朝寶鑑卷之十一
一
廳啓言舉義之日先除守勤欲以成大事也
今守勤之女若正壺位則人心危疑請割恩
出外 上曰糟糠之妻何以為之洵等復苦
爭之 上不得已命慎氏出居于 世祖駙
馬河城尉鄭顯祖家久不冊妃至是元宗等
屢以壺位久虛為言遂命冊尹氏為妃○秋
七月教曰近年以來人民困於徭役流離失
業多不得耕種特免今年田稅○命旌故應
教趙之瑞妻鄭氏故校理權達手妻鄭氏之
閭之瑞達手俱死於燕山甲子史禍者也方

之瑞就拿自知不免以其祖父神主托其妻
鄭氏及之瑞被殺籍產鄭之父欲率歸本宗
鄭以死自誓抱神主往依於之瑞妾家朝夕
哭祭以終三年達手被殺其妻鄭氏擗踊號
呼泣盡繼以血凡六十餘日臨絕托其家人
曰必以吾柩葬良人之骨言終而歿至是慶
尚觀察使張順孫以聞命並旌門復戶○冬
十月命宗室罪死者勿去屬籍時甄城君惇
為凶徒所推戴政府六曹宗室等合辭請斷
以大義以安宗社 上不得已賜惇死命致

國朝寶鑑卷之八
賻禮葬用王子君例賜其妻米春秋二十石
宗簿寺言惇子女當削去璿籍 上曰惇之
死為宗社計也身無所犯何可絕其子女於
屬籍乎命書之○命諸道搜訪遺逸如有卓
異者隨才錄用居館儒生經明行修者亦舉
用之○十二月教曰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
懷故古昔聖人制為三年之喪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此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誼也乃者變亂舊章忍行短喪之法當
時士夫皆彝倫之教托時王之制虞祥之內

食肉縱酒無異平日政則不減人而無恥今
雖革其汚俗復循舊制尚慮棄義非孝之徒
狃於弊習不謹持喪使人紀不修民風不正
其令中外人士一遵聖人之制懋盡追遠之
誠○教曰王者於民導之以德懲之以刑刑
非得已也然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所以遠罪
辜而全性命故聖王制官刑儆于有位陳臬
事以戒司獄漢文德化幾致刑措唐太宗決
大辟斷肉宋太祖月令司獄洒滌枷杻仁宗
不敢罵人以死三代以下慎刑者惟數君耳

秦政殘虐刑必夷族隋法苛刻盜瓜者死以致國家暴亡豈非民不見德而然歟惟我祖宗仁厚立國忠恕率下百餘年間民無冤枉不幸甲子以後政尚刑威上自士夫下至黎庶橫罹非辜門誅族滅祖宗家法掃地盡矣予自莅位以來日夜思復仁厚之政昔路溫舒告宣帝曰今無金革飢寒之患而太平未洽者刑獄亂之也况我民庶甫出膏火讞獄之官若務深刻或致淹滯豈不冤哉其令中外獄官毋或妄加一意欽恤焉

戊辰

三年春正月臺諫上疏曰我國家自祖宗

宗來宦寺只給事內庭故歷百餘年無怙寵弄權之患逮至廢朝以獻技巧導陰邪為保軀安身之計反正之後尚仍舊規驕肆之習成而預政之端見矣成宗嘗曰宦者狎之則必至於無禮若有所犯當據法抵罪無少貸也願殿下鑑漢唐之失法成宗之訓常加裁抑勿施隆品議政論人之際不使得預焉請托之行亦非一端後宮嬖寵蠱惑於內姻婭戚畹操弄於外成宗朝尹溝訟田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十三
因其母以聞於內 成宗召謂曰中宮國母不可干以私洪常叔父備為長興府使因公主請授京職臺諫有言其不可者以御札答曰聞過即改斯亦不難夫以 成廟聖明而夤緣請謁者尚且如此 殿下由潛邸踐寶位前日從遊之舊戚屬之近以至僕隸之賤希恩望寵者尤易競進願 殿下正身以率動由禮義使宮闈肅嚴內外有截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邪衆心咸伏焉 上教曰臺諫若不言則寺人干外事予何以得聞其

指言其名臺諫舉成胤以對 上立命竄胤○教曰圖治之世尚素朴叔季之後事奢華寧不觀時適變以正表率歟念我 祖宗飭躬敦素陶民儉約頃緣迪率乖方華靡成習民困饑羸國虞虛耗而世族富民因循弊風輿馬服飾務尚奢麗肴羞酒醴皆極香珍予甚憂焉大臣百僚自今率先于民凡賓婚之需衣食之奉去奢從約以副予崇儉成俗之意○三月宴經筵官柳洵等三十六人于古東宮庭賜一等樂將罷命中官加賜酒饌下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八
御書曰予之眇末纘承丕基未知安危之跡
賴卿等誠心教諭使我知三代之治可不酬
恩今賜酒樂副以薄物表予尊師重道之意
仍賜領事以下豹皮弦弓○命以位重老成
之人為大司憲教曰 祖宗朝大司憲多用
位重宰相韓致亨以二相兼大司憲蓋欲使
老成者揔攬大體也今若有闕試用位重者
○冬十一月教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曷嘗
不以求賢籲俊為先務哉然而知人則哲自
古其難故以堯舜之明尚咨四岳然後濟濟

之賢咸列于朝予以不穀寅紹丕圖覃精夢
卜側席拊髀然其鏗彩在園滯跡下僚者豈
予一人所能周知必資明揚乃可顯擢其令
政府六曹勳府樞府觀察使節度使漢城府
承旨三司文臣五品以上各舉通訓以下及
儒生有才廉直者一二人署名緘封以啓其
有循私謬舉者當繩之以法

己巳四年春正月 上賀 大妃殿受百官賀
以天灾停會禮○大司諫柳世琛等上疏陳
七事納諫諍也惜名器也重字牧也嚴賊汚

也抑奔競也闢異端也謹終始也 上優批
嘉納○二月賜黃柑二桶于政院曰昔有陸
績懷橘遺母卿等亦分與老親製詩以進○
三月 上御經筵典翰金瑋以儒生奢侈之
習為言 上為文以諭館學曰為學之道在
乎修己修己之方在乎崇儉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則不足與議也是故古之儒者學
以修身儉以勵行雖蔬食菜羹布被韋帶處
之晏如也窮而在下則獨善其身達而在上
則兼善天下其所守如此何暇及他今之儒

者反是尋章摘句不究性理之學好潔衣服
不察切己之病後日措諸事業者可知矣乘
肥衣輕之禁著在學令而士習至此豈徒為
國家之憂抑亦為學者之羞此雖予表率之
未至良由教養之失其道也凡在師長之職
者遵以義方使知墻面之為可羞而緼袍之
不足恥敦尚儉素篤志力學以清風化之源
○命立民訴官長之禁 上御朝講領事朴
元宗奏曰守令有不法則臺諫彈駁觀察使
貶黜不必令民告訴也此若不禁則守令無

所措手足矣 上從之有是命○秋七月時
有盜御輦金鈎者律當死承旨言 成宗朝
盜德應房鐙子者免死 上曰人命至重如
可傳生莫如生之命議于三公柳洵以為律
文盜內府財物斬云者非以財為重也盜入
內府其情可惡故勿論賊之多少並處以死
今所盜之金在勤政門外不可與盜內府者
同科當減死 上從之○冬十一月 上御
朝講說經黃汝獻奏曰臣觀國朝寶鑑 成
宗頻行夜對 世宗大王自慕華館還駕讀

綱目至百遍弘文館有 文宗所講禮記以
硃筆點綴曰自某至某進講 先王好學之
誠至矣願 殿下頻御夜對焉叅贊官李世
仁曰 成宗夜對非徒講官每特召大臣叅
講故李坡孫舜孝以庸學論難至夜分乃罷
貞熹王后恐 上體未寧欲止之 成宗曰
心誠好之不為病也願 殿下以 成宗為
法 上稱善○諭兩界節度使曰嘗讀伯兮
陟岵二詩室家父兄相念之詞益知邊塞之
苦况今雪寒近歲所無鐵衣在身刁斗在手

國朝事蹟卷之六
墮指裂膚之苦必倍平日曷月旋歸之歎今
豈異古而愍戍役之意予豈下於古帝王哉
爾等亦以古詩人之忠孝自處知予念爾如
父兄之念子弟將士相勉常若予親勞焉○
教曰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入
學教以禮讓此治化所以興隆也近日卿大
夫子弟席父兄之勢乘肥衣輕年纔及冠輒
媒仕進未聞就學讀書志於修己治人之道
者此豈特君上之憂抑父兄之羞也苟公卿
大夫倡率於上則士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

訓子弟皆入學受業崇儉素之風革躁進之
習變化氣質俾庶民觀感焉○十二月命以
大寶箴待漏院記刻揭于兩闕○上請進宴
于慈懿大妃大妃不許

庚午五年春正月命每月一日十一日二十一
日錄啓因簿著為式○命大學薦儒生中通
經史識治體者教曰予偶覽輿地勝覽徐居
正所製尊經閣記有云上語左右曰今布
列朝著皆綺紈子弟不學無術學生必有通
經史識治體才堪任用者令本館薦舉又云

國朝實錄卷之八
每月朔望引館官儒生于內殿講論經義優
加褒獎又云命宰相輪日仕本館會講經史
訓誨諸生屢遣近臣賜酒此事豈非今日之
可遵行者乎於是分遣史官五員于成均館
及四學視儒生居齋之多寡時就學者八百
餘人遂命大學薦其通經史識治體者○夏
四月中學儒生等倡言闢異端擅燒貞陵寺
之在京城中者 上初命鞫治亡何教曰自
祖宗優待儒生其勿問○三浦倭叛遣都體
察使安潤德等討平之初 世宗征對馬島

降倭請居菴浦鹽浦釜山浦等地 世宗嘉
其慕義許之相臣許稠諫曰倭奴狡詐甚乍
臣乍叛其心難測豈可以鱗介之族間我衣
裳之人乎他日必為國患是所謂三浦倭也
後生齒漸繁頗肆驕傲邊將不能制釜山僉
使李友曾欲以威脅之役使無節斬漁採者
以邀功賞於是倭奴憤怨大趙馬古守長等
潛引對馬島兵船數百艘夜襲菴浦釜山二
鎮殺友曾執菴浦僉使金世均遂放兵四劫
時昇平久民不知兵革望風奔潰賊連陷熊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川東萊南方騷然節度使金錫哲馳聞上
命黃衡柳聃年為左右防禦使起復安潤德
為都體察使左議政柳順汀為都元帥右議
政成希顏兼兵曹判書往討之賊懼乞降命
大臣議金壽童等曰比年倭奴益蕃以熾國
家知禍在朝夕欲驅逐者久矣今渠自生釁
當亟舉大兵掃蕩窟穴勦滅種類以去百年
之害不可坐失機會貽患後世上從之趣
潤德等進兵衡聃年破其先鋒右水使李義
宗節制使李浦以舟師夾擊大破之斬獲三

百餘級賊爭舟溺死者無數捷聞上遣承
旨慰諭及潤德等凱還論功行賞有差○命
修龍山讀書堂選文士肄業先是世宗以
藏義寺賜集賢諸臣令讀書其中成宗移
建於龍山名曰湖堂至昏朝廢之上特命
復設大選文學之士賜暇肄業頻遣中使宣
醞命題賦詩於是文風復振○五月上以
旱避殿減膳撤樂下教求言大司諫柳世琛
等上疏陳十條上嘉納且教曰諫疏切於
予躬誠如此言何憂不治上下當交修不逮

其示政府六曹至如擇邊將一事我國三面受敵南北邊將皆以文臣交差者為其知古今事變長於料敵而隣邑亦有所嚴憚也其飭政曹○六月命除斷筋之律 上以竊盜斷筋之律問于金壽童壽童對曰斷筋是肉刑也前以盜賊興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不可永以為法者也 上特命除之○秋八月柳洵以年七十致仕命賜几杖○上觀稼于東郊○御思政殿試文武臣講經史漢語吏文○持平金砵言人主雖和顏色而受諫雷

霆之下或不能盡言况有訑訑之色乎 成宗虛已從諫故羣臣有懷必陳願以是為法焉時 上明於吏事中外奏啓雲集而一覽皆領其要字句有錯輒摘而問之有司之臣待罪者相續羣下憚 上英明不敢盡言故砵以是為勉○冬十月多雨 上教曰魯成政緩而冬燠無冰漢惠陰盛而桃李冬華今當仲冬暖氣如春恒雨小雪書云狂恒雨若豫恒燠若予惟不肅不哲致有狂豫之應政宜側身修行聞過樂改茲諭中外佇聞直論

國朝實錄卷之九
○十一月命停諸司營繕減今年田租三之一諸道流民之還集陳田之耕墾令觀察使逐年上聞

辛未六年春三月諭慶尚左道節度使黃衡曰張飛漢之名將也不恤士卒終為其下所害史萬歲曹翰隋宋之名將也貪暴迹露不以有功而見貶改之歷代鑑戒孔昭卿立朝已久更歷亦多必審古今成敗之迹矣始予拔卿於沈滯之中寄卿以閫外之權卿其益虔乃職改其舊而新是圖以毋替前功若乃幸

其優容罔悔前非則邦憲難屈予雖欲私卿得乎卿其戒哉毋自貶戚時衡峻法繩下士卒多怨之故上下諭以戒飭之○視學上親酌獻于先聖退御明倫堂與諸生講論經旨教曰經術本也詞章末也今世之士皆趨末而不究本橫經問難之後分三所講經以取士仍賜學田百結大司成柳崇祖率儒生上箋謝進綱目十箴及性理淵源撮要上覽而善之命刊頒兩書于朝臣加崇祖資賜金帶表裏一襲復教曰予聞儒生多聚于

學果愜所聞其可用者抄選以奏於是成均館以趙光祖金錫弘黃澤三人應薦上命銓曹調用○教曰亂杖之刑本非國法自今禁之凡於刑訊只用校正之杖○夏四月旱上避殿減膳撤樂下旨求言命中外婚嫁過時者官給資裝○五月直提學趙舜等上疏陳戒一正風俗二斥左道三公選舉四恤民隱五節財用六罷選上七廣聽納上優批嘉納命寫一通以進○秋八月弘文館進天下輿地圖○印頒三綱行實二千九百四十

帙于中外復命弘文館蒐集國初以來烈女孝子之不及與者圖寫事跡並述詩贊刊布○冬十月命李符金安國柳雲蘇世讓鄭士龍等賜暇讀書於湖堂除閑職以專其業五人皆以文章名世者也○命中外收育遺棄兒廩給士族寡婦處女之饑窮者以歲饑也○十一月命行祈寒祈雪祭大司憲尹金孫言今寒暑失節日氣如春臣向赴京皇帝以冬無雪為變躬親祈雪而我國則未嘗行焉誠闕典也上曰無冰無雪春秋皆書以

國朝實錄卷之十一
災異人君奉天授時之道當如是也其自今
議行祈寒祈雪之禮○下御書於賓廳命大
臣以下條陳謹天戒恤民隱切於時務者以
奏

壬申

七年春正月

上率百官賀

大妃殿遂

御勤政殿受賀命饋二品以上及經筵官臺
諫入直諸將于殿庭賜一等樂○夏四月飭
八道修軍器儲軍資以備不虞○賜璽書表
裏于安岳郡守鄭叔根叔根勤於教誨本郡
童蒙赴學者百四十人有通四書製詩賦者

觀察使以聞 上褒美之○六月遣官以小
牢祀崇義殿殿即高麗王廟也○作酒戒以
警臣工○秋七月命以贖之物屬戶曹以
補軍資從大典也○九月教曰史官直筆以
垂千載君臣作為勸戒自經史禍人皆以直
為戒其論操史筆者凡君之善惡臣之得失
無不直書以矯隱諱之弊亡何賜筆墨于政
院翰苑曰唐太宗外有納諫之名內無受善
之量吾不取也予若有過喉舌之職秉筆之
臣直書無諱○冬十月 上命校書館收聚

東人詩集以進臺諫言詩以懲創感發為主
今之詩文專事浮誇帝王留意於是豈可考
治亂而理庶務乎 上曰予非好詩文也內
藏書籍散在芸館者偶令收聚耳○十一月
上聞慶州路左有銅佛像命毀作軍器○上
御朝講謂儒臣曰 成宗朝多以嘉言善政
書諸屏置于禁中予每觀省焉今宜抄輯經
傳中格言書屏以進仍命大提學作序○時
上以國穀類多虛張命抽柱反庫大司諫趙
元紀奏曰昔 世宗朝黃喜請反庫 世宗

曰古人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予恐
害及於赤子此真聖人之言也國穀虛張固
當閱倉庫罪守令而但恐充數之際不無斂
民之弊也 上曰抽柱反庫所以慮有此弊
也○十二月燕山妃慎氏上言請移葬燕山
于揚州海等村許之命以王子禮改葬加定
守墓

癸酉八年春正月始親耕藉田是月己亥 上
親祭先農仍耕百畝如儀加百官者老一級
執事一資賞執事助耕人有差宥徒流以下

罪○二月教曰燕閒閱書偶得 成宗崇儉
節用之教其去奢及淳化民俗之意溢於
辭表予敢不祗服乎自予踐祚以來務遵儉
約飲食衣服之奉一切裁減以為民先奈之
何世習日非奢麗相尚務廣第宅競服綺羅
土木被丹碧之彩工隸僭紅紫之飾卿士之
家多畜妾媵商賈之婦服美于人貴賤混等
尊卑失序如是而欲使家給人足蓋亦難矣
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
者也農事傷饑之本女工害寒之源也今逐

末者多為農者少食之者衆生之者寡肆致
民窮而國不裕豈不痛哉咨爾公卿大夫庶
士越我百姓其各率由典常罔敢踰制並與
成宗朝傳旨譯以諺文使婦人小子無不周
知○諭咸鏡道觀察使鄭光弼曰北道之民
連遭旱荒將填溝壑特除卿方伯以賑救之
然卿之素蘊不止於此而予之期重於卿者
亦大茲用超授一品資以示優待之意○三
月追復 顯德王后昭陵先是筵臣有言昭
陵未復 文宗室無配位大違宗廟之禮

上命考實錄以奏柳順汀等以為事在先朝未可輕議趙元紀等力贊復陵之議上以成宗有意未果難慎不即決至是雷震太廟庭樹上召政府六曹三司延訪弭災之策禮曹判書申用溉曰災出太廟天意殆若戒告聖上遄復昭陵也大臣臺諫一辭齊請上特命禮官卜日告廟行復陵禮○王妃始親蠶于後苑如儀既卒事上教曰古者君親耕后親蠶所以重生民衣食之本而帥先天下也夫君后之尊猶不憚耒耜機

杼之勞以倡於上則畎閭巷之間孰不興起激勵乎予德不類于古先哲王即位臨政于今八載民俗日益偷惰棄本實而逐末作未致富庶之效胥罹凍餒之憂予甚愧焉肆於今年正月己亥躬率百官耆老耕藉于百畝又於本月丁巳王妃率命婦行親蠶之禮庶使吾民有所感發從事乎本業也惟爾中外長民之官遍諭村巷使田無不耕之夫室無不織之女菽粟布帛充衍而日積不其偉歟及繭成頒繭于政府政院○夏四月祔葬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顯德王后于 文宗大王顯陵左岡○五月
祔 顯德王后于太廟 文宗室 上親祭
賞執事官有差○分遣御史于諸道審視刑
獄防禦救荒等事○秋八月命量田于京畿
忠清二道○上御經筵司諫申錡進曰欲禁
奢侈宜自大臣表率而今或第宅踰制甚不
可也左議政宋軼頓首曰臣在廢朝時毀家
反正後更建居第間架過制又施丹青身犯
禁條請伏其罪 上曰家宅過制改作可矣
豈以此易相哉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十九

中宗朝二

甲戌九年春正月教吏曹曰國家治亂係於用人用人得失實在政曹而近觀除拜每有驟陞之弊曾聞 祖宗朝雖正副正之間多老於其任而不喜用年少者故躁進之風戢矣至如臺閣付以言責而曾未數月輒移他職有違委任責成之意卿等其戒之○削廢朝承旨尹璋曹繼衡李堦等職教曰人臣值危亂之時義不可苟免而三人等當及正之日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九
託言出觀事變從水口爭先走出反錄於勳
籍事極乖謬並削之以勵臣節○二月上
御夜對侍講官李彥浩奏曰我朝世宗別
設文昭殿出自便門常常親祭又出御香室
親書祝帖御諱此後王所當法也上曰以
孝化民為治之本遂從之○秋八月日有食
之上親行救食之禮○冬十月教曰教養
人材為國先務凌夷成習近日為甚可合師
表人負擇差久任專意責成史官專掌記事
所任不輕有才識人遴選差除讀書堂人負

當專意鍊業今後本司毋得啓請常仕○十
二月命申宗室十五歲入學之禮侍講官閔
壽千言禮無徃教而王子師傅就家教之非
禮也上曰誠然廢朝時宗學雖廢然十五
歲謁聖入學猶且不廢予亦親行此是古制
也其令宗簿寺申明修舉○尊經閣灾下教
求言

乙亥十年春正月選清白吏禮曹判書金詮都
承旨孫仲暉承旨趙元紀判校姜叔突加一
資忠清節度使金延壽潭陽府使朴祥礪山

國朝實錄卷之十一
郡守宋欽各賜表裏一襲○三月 王妃尹氏昇遐○夏閏四月葬 章敬王后于禧陵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聯名上疏曰故妃慎氏當靖國之初朴元宗成希顏柳順汀等既除慎守勤則妃乃其出也殺其父立其朝慮有他日之患曲為自全之計謀廢黜之無故而又無名也慎氏自 殿下龍潛之初載成好逑及 殿下入承大統正位中壺受臣民之賀膺母后之尊彼元宗輩負恃其功放逐國母犯天下古今之大分此正萬世

之罪人也今內政缺主宜因此時復正慎氏于壺位存大分於既隆全舊息於已睽且明正元宗等之罪追奪官爵曉諭中外使當世與萬世灼然知大分之不可犯也於是兩司指為邪議疏請拿鞫 上命六曹堂上弘文館議啓皆以為求言之後言雖不中不可罪之以防言路遂命徒配○五月以趙光祖為造紙署司紙光祖元紀之姪也天資絕異早從金宏弼遊得聞為學大方不事舉業大學承 上教薦三人光祖居首吏曹判書安瑋

言此人不當拘資格請超授六品職有是除
光祖不悅曰虛譽的然吾甚恥之必不得已
吾寧由科舉以進可乎於是負笈應舉○命
以諸道都事文守令兼春秋館記事官教曰
史官之設務廣記載凡關治道為後世勸戒
者靡所不錄其職也在朝史官局於聞見遐
方絕域之事漏而不書泯滅無傳其以道內
都事文守令兼春秋焉○秋八月昌化守長
孫等上疏言 睿宗朝議廷臣定 恭靖大
王廟號曰熙宗將俟 世祖祔廟時並舉及

睿廟昇遐國家多故因循以至于今我 聖
上修舉闕典既復昭陵神人胥悅願遵 睿
廟遺志亟加 恭靖廟號焉 上命考實錄
禮官奏曰 睿宗欲為還止 成宗亦未及
舉不可輕議也 上命留疏政院○以趙光
祖為正言光祖擢謁聖乙科拜正言啓言朴
祥金淨當求言而進言臺諫乃反請罪自毀
言路先失其職臣豈與失職臺諫同事乎請
罷兩司以開言路 上曰言路通塞其言當
矣朴祥金淨論人所不得言故臺諫請罪盡

適則過矣豈不可相容乎未幾長城守儼嵩善正漾詩山正正叔江寧副正祺等聯章言祥淨不可罪 上教曰金淨等被罪後絕無進言者今可以張士氣也遂並釋祥淨給牒叙用○冬十一月教曰書籍者治道所寓漢之天祿石渠唐之秘書四庫皆裒集書籍為一代之寶藏帝王躬行心得之實好尚文雅之美亦可因是而想見矣我朝自 祖宗重儒術聖經賢傳諸史子集無不鳩聚內府廣布閭巷頃因國運中否典守不謹御府書籍

多致散落秘閣所藏完書蓋寡昔河間王德以金帛求善書甚多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今使价之赴中朝者廣求書籍以來至於我國壤地雖偏文獻世家亦豈無所畜如有遺經逸書可以資博聞裨治道者皆令來獻予當厚賞復命節使質正音訓於中朝以來

丙子

十一年春正月 上進豐呈于 大妃饗

宗親文宰三司承旨史官兵曹都摠府于仁政殿庭○教曰婚姻之禮定然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我 世宗大王動慕古制王子王

女婚嫁皆令親迎欲士大夫視效而近聞因循舊習廢而不舉男歸女家天道逆行其可乎至於鄉飲酒古禮近亦不行豈非闕典自今曉諭中外一皆遵古○二月命武官讀書間習製述○夏四月教曰論道經邦莫如文防戎禦敵莫如武故先王視文武如左右手其令政府六曹漢城府各薦文武有將才者○五月教曰事權不一則政令紛亂體統不立則國勢不張以是求治不亦難乎政府者百僚之所統屬政令之所平章軍國機務無

所不揔自昔逮我朝莫不專任輔相以成其治署事之廢雖在一時其職乃總百官平庶政邇來六曹庶務漠然不關此豈命相之意乎自今百司衆務毋得徑自啓達六曹漢城府凡緊重公事與別有施設建廢者並先報政府商確當否其合宜者具由啓稟如風憲之職不比諸司然其有建白受教者政府亦不可不知宜令報府以相可否使政令歸一紀綱整舉以立一代之體至於進退人物大臣職而近未聞有激揚黜陟者庶職弛解職

臣等言金卷之十一
此之由咨政府振頹典勗乃職以副予專任
之意○戶曹言大典所載四學儒生數各一
百而近減其半供饋之需宜從而減之 上
曰養育人材雖不可以飲食率之然其體貌
不宜如是減儒生固不可况減所饋乎○教
曰學校風化之源為國之先務也予以否德
思欲右文興化或親幸成均館講學取人或
殿講庭試以勵人材且令銓曹擇師長久任
至解六部之長俾專訓誨又使大臣輪往講
製時遣侍從饋以酒饌將欲激揚人材而士

習日偷此由予不能鼓舞振作也大臣先遣
子弟就學非成均四學之儒勿許登仕如有
德行可取者令館學抄啓銓曹量才叙用諸
道教授訓導亦令擇遣又教曰治國莫先於
得人古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人君察其大
綱而已近觀百司懶不供職虛偽成風敦厚
朴實者謂之庸流輕捷利口者謂之正類如
是而尚敦厚變淪薄不亦難乎任銓衡者須
察乎此純直者褒揚輕浮者貶抑○六月命
罷忌辰齋先是兩司請罷忌辰齋檢討官趙

光祖亦於講筵力陳其非禮 上乃教曰忌
辰齋之設肇自前朝設齋薦福因成國俗逮
我朝深黜異教俗漸歸正而獨此一事尚全
不廢奉先之孝自有正禮不當褻瀆自今永
罷之一遵皇朝禮行忌祭於陵寢○秋七月
諭八道觀察使曰堤堰之設專為水田灌溉
之益取利甚博而近因有司廢而不修守令
慢不致意或侵占盜耕或不堅築致決毀至
於植木設桶皆不如法一遇旱乾常患乏水
殊非國家為民興利之意卿其擇定剛明吏

尺量如制督令修整卿亦親審啓聞予當遣
御史檢視如與元案不准非但守令卿亦不
饒○八月視學大臣奏言近因灾異避殿撤
樂今將視學策士此國家大事請復正殿
上曰雖不復正殿何損於視學也不從○冬
十月檢討官趙光祖言近思錄論性命之源
至精至微不可不進講也叅贊官金安國曰
文宗用力於道學甚專近思錄大學衍義親
自考證以御筆釋義或點句 殿下誠能體
行此書則治化可興 上曰此書既切於心

學况 先王所用力者乎其令弘文館取進
光祖又言化民成俗以道德為本禮樂文章
皆由此出人君當慎其所尚也 上曰然人
主好惡下所趨向且如道學不可以法令勸
之在上者誠示崇尚之意則下必有好之甚
者也○十一月 上御經筵講禮記至論泰
厲事講官竒遵金碗微及為燕山立後之意
領事鄭光弼亦諷之並及魯山事 上召羣
臣議柳洵等皆以為難 上曰不須廣議此
唯在上者斷之而已然魯山燕山已絕屬籍

若以疏屬為嗣則難於襲爵不襲爵則祀不
能久莫如自朝家設祭之為永久不廢也仍
命禮曹成節目舉行遣承旨致祭○印頒小
學於中外製勸學文以諭之曰學校風化之
原古昔帝王盡君師之責者設為塾庠序學
人生八歲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
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使之收其放
心養其德性以立其大本至十有五歲入大
學則特因小學已成之功以達夫窮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術故士敦於德民興於行風俗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淳美人材衆盛予以涼薄托臣民之上培本
興化期使性理之學大行于世以無負君師
之責而學校頹弛風俗日漓鄉無孝悌之習
朝寡德義之士良由小學之教未盡其方耳
秦火以後先王設教次第無所考究賴朱子
著小學書修身大法該在其中使為師者有
所據為學者有所做而其所編家禮亦切於
齊家範俗之道故國家於生員進士覆試令
講兩書俾學者講習以成就德行有司慢於
奉行試講之際區區於記誦之間小學之道

殆將泯滅予甚慮焉茲令廣行印頒使京外
學校以至鄉閭無不學習師長之誨後進父
兄之訓子弟朝廷之取選試率以是為急習
與性成化隨教興則風俗何患不正人材何
患不美其體予意曉諭中外○教曰自古有
為之君先興孝理以正風教滕文公行三年
之喪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悅魏文以
夷狄之主斷行三年之喪此可為法於後也
漢文景雖稱令主而立短喪之法未免萬世
之罪晉武欲復古制泥於邪說卒不能行豈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不痛哉我國以禮義之邦三年之喪只行於士大夫不行於軍民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今庶民雖有誠孝拘於國令不得行父母之喪予甚憫焉嘗問大臣但計賤役者避役謂以勢有難行此知小弊不顧大義也其定庶人三年喪之制使移風易俗歸于敦厚○宣醞于政院弘文館命製喜雪詩以進曰古有賜金蓮燭事今賜蠟燭二十枚可達夜劇飲

丁丑十二年夏四月上手書戒箴賜元子時

元子甫三歲氣質沈重言不輕發儼然若成人保母侍兒不敢弄語上令弘文館撰進教養之方以慎妃在河城君鄭顯祖第命元子出寓使養于閭閻知民間之疾苦且觀士大夫風習至是入見上以所習千字文問之元子應誦不錯一字上益竒之書賜戒箴曰早起暮寢勤學不倦尊師樂道好善務仁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狎羣小勿喜雜戲立志高遠堅如金石忠君孝親友愛兄弟

日以問安時以視膳務去邪辟勿崇異端勿
蔽私欲以存善心勿聽婦言恐懼終始○命
薦草野士存心古道者○六月朔日有食之
上以素服烏帶御仁政殿階救食兵曹判書
高荆山請設幕遮陽弗許日復圓還內時
上銳意求治力行古禮竟日救食端拱危坐
未嘗少動羣臣咸服其志氣堅定得於學問
者為多○生負奉天祥疏陳十條一曰修實
德以法剛健二曰篤愛敬以崇孝弟三曰親
九族以厚人倫四曰略小過以立厚風五曰

斥私偽以開公道六曰正土貢以減進上七
曰定農桑以別君子野人八曰恤民隱以寬
稅九曰始進之士先試民官十曰統政令以
正朝議 上歎其言多激切命官之天祥延
安人也趙光祖金淨等以其疏稱為非常人
然深知天祥者多言其希合干祿云○咸陽
人金仁範上疏請遵呂氏鄉約以變風俗
上曰仁範以草野寒士欲變薄俗而回唐虞
之治其志可嘉夫本源不立則末流難救端
本清源之道予與大臣當任其責盍思丕變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為萬民先乎卿等勿謂布衣之言迂講論移
風易俗之方上下交勵使人心歸厚風俗反
朴不亦美乎時趙光祖金淨等慨然以正風
俗興至理為任上方虛心責成由是草野
之人多進言者○持平韓忠請為元子擇
德業可教胄子者預定僚屬以責養正之功
上曰元子尚幼不必定僚屬可擇老成宰相
四五人左右教導陳正大之事○秋八月命
贈金宏弼鄭汝昌右議政朱溪副正深源贈
君旌閭三人皆金宗直門徒彼禍於燕山甲

子至是趙光祖以為言有是命○九月以高
麗侍中鄭夢周從祀文廟○上銳意興學命
內而四學外而八道皆以小學大學誨儒生
童蒙考其優異者升之大學○教曰巫覡之
徒固當嚴斥然大典言使不得居京城而已
不必別立科條若其恣行尤甚者黜之外方
懲一警百至於巫女神堂布稅雖曰抑末名
殊不正其令罷之○冬十月命宰相勿論職
帶經筵每於三講定二員適入以備顧問夜
對則仍令直宿○十一月教吏曹曰求賢將

以試用也薦而不用惡在其求之也右議政
向薦金湜予欲先用於守令以試治民之術
○十二月大司諫李成童等上疏陳戒 上
答曰三復疏辭深庸嘉之夫人君之道莫過
於敬天勤民求賢如渴而已然予敬天之道
未盡故災變疊臻勤民之政未盡故教化不
明求賢之誠未盡故賢者隱於山林靜言思
之咎悔實多經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予以
寡昧雖不能明斷然君子列於庶職則譬如
鸞魅不容於太陽之照自然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矣左承旨李籽讀而歎曰至哉 王言
誠近古所未有也○命戶曹漢城府抄啓凍
飢人依大典人給襦衣一領米一日一升○
閏月以金淨為承旨趙光祖為直提學竒遵
為修撰申光漢為副應教○命以童蒙須知
教 元子先是慶尚觀察使金安國以朱子
童蒙須知鋟梓於山陰縣凡童幼之事自飲
食衣服至凡百日用靡所不具筮臣以為言
上命元子先講童蒙須知曰小學非特童穉
可學乃終身之學也

國朝通志卷之九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命入侍諸臣勿以俯伏為
禮侍講官趙光祖曰禮貴得中過中則非禮
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過蓋自 真熹王后
聽政筵臣不敢仰視積習以至於此廢朝時
沈順門之死專由於仰視也筵臣又言中朝
之臣登筵奏事聲振殿宇而我朝則以俛首
低聲為恭幾不可聽非古禮也於是命
○趙光祖於經筵白 上曰人皆曰世道漸
下後世終不能復古若如此言則今當為禽
獸之域而無復人道矣三代之治復之有要

苟能明我明德使萬化皆從此出則下民觀
感做法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苟不以德而
求諸事為之末雖使施措或善何益之有哉
然亦非拱手自修而已必有禮樂刑政以為
導之之具則民豈有不從者乎 聖上即位
以來人心莫不思治而舊染汚俗尚未盡革
當此之機若不正士習厚民生以建萬世不
拔之基則聖子神孫將何所賴以為治哉
上改容稱善○二月 上御朝講因文義語
及黨錮趙光祖對曰桓靈之時朝廷無公論

國朝寶鑑卷之十九
故宦官乘時煽動然非特亂世而已宋仁宗
賢主也司馬光輩猶不得免於黨目蓋自古
小人欲斥君子必以黨字羅織然後人主信
聽得售其術也我朝 成宗好賢納諫一時
善士謂以堯舜之治可復致也盡言不諱不
避權勢凶險大臣陰懷憤懣及遇廢主卒逞
積憾仁人善士殆無遺者近來朝廷雖似清
明然識者猶且憂之誠以清議盛行則小人
不得志而旁伺者多也今聖學高明立志純
篤惟以此為恃然一或怠惰致生罅隙則浸

潤之讒必由此入矣竒遵曰君子之類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雖千載之上皆可尚友况同
生一世同為王臣者乎儉邪之人與君子勢
不相容故指君子以為朋黨漢宋之事誠千
古人君之龜鑑也光祖曰君子或有志尚太
高嫉惡太甚不知時人之不悅人主之不信
徒欲復古道而已自非中庸之聖不能無此
病是又人主與大臣所當知也 上曰黨錮
之禍常起於昏亂之世君臣常自警惕要使
朝廷歸於正也光祖曰若使宰相畏臺諫臺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諫短宰相將何以致治乎必相孚如一家則
天地交泰萬物生遂於其間昔在世宗朝
大臣黃喜許稠等與集賢學士更相責善心
志脗合當時有佛堂事大臣諫不聽於是集
賢諸臣交口迭諫皆去其職世宗謂黃喜
曰侍從皆去奈何喜曰臣當招來遂歷造諸
學士家以邀之是時大學儒生道遇黃喜責
以不能諫君喜不惟不怒乃以為喜大臣之
道當如是也成宗朝則大臣不及於古故
雖聖人在上而不能致隆盛之治中朝使臣

董越謂許琮曰爾國有君無臣云上深然
之○上謂趙光祖曰范祖禹言國家當遵祖
宗之法此言甚當祖宗遠慮深謀以立長久
之法子孫不宜輕變也光祖對曰先王之金
科玉條固當遵守勿改然或有膠固不便者
則亦不可不變而通之要在識其勢察其機
而已○上聞銓曹以百執事無可用之人為
憂謂筵臣曰大臣平日多薦藝能則豈有乏
人之嘆乎叅贊官趙光祖曰國家用人雖以
科舉為重然有大賢則何必拘科舉哉今之

朝士不肯見大臣者以干謁為恥也大臣若誠心求之何患無才無好人三字非有道者之言也 上曰周公聖人也猶吐哺握髮急於求士況今之大臣乎○安潤德奏於講筵曰守舊法當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而變法之徒只欲徇時君之意甚不可也法典曰輒以己意輕變舊章者斬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也竒遵斥潤德失對曰前代之法非周公制作則豈能萬世無弊 聖上有志求治變革弊事以此謂之紛更可乎自潤德引律文以

奏之後士林聞之相顧失色願 殿下察之上是遵言○求禮縣監安處順辭陛 上引見諭以興學之事處順曰古人稱近思錄云窮鄉晚進無明師良友者讀是篇可知入道之方臣赴任之後將欲鋟梓近思錄廣布勸學也 上曰善○上視學與諸生講論經義日昃而罷教曰學校風化之源人材之府為國之道莫重於此故豐其餼廩以厚養育明其訓迪以隆德業二者不可闕一予今竭誠圖治忘寢與食夙夜一念未嘗不在學校茲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於視學之後令有司賜以寺社田一百結減
獲八十口以資廩養之助惟爾師生勉思自
盡期有作興之效亡何趙光祖奏言今之儒
者各自奮勵士習雖不至放蕩而師道則絕
矣國家雖設學官而任教誨之責者豈能如
宋之胡瑗孫明復哉須擇其合於人師者置
之學官凡振作激勵之方躬行以導之則下
必有興起者矣聞 祖宗朝不由科舉以進
而亦有為學官者今若行此則庶其有效矣
上以為然○三月教曰國家自 祖宗來重

民農桑勸課之方靡不纖悉而予德不類勸
之務本而趨末者衆導之勤儉而奢靡不息
一人耕十人食之一女蠶十人衣之利歸游
手邦本漸凋加以比年不登饑寒流離慈父
孝子不得相保嗚呼四民之中勞苦困窮無
如農夫蠶女沾塗體足之勞服事機杼之勤
窮年辛苦所得幾何禾纔登場盡輸公家織
未下機旋償質債雖遇豐年不知煖飽少有
凶荒未免填壑勸課其業使無貧乏非親民
者之任耶勸之之道亦曰不違其時不煩其

力則心一而力專事治而功就耕耘收穫不
失其時桑麻織紝皆得其用養生送死仰事
俯育無不自遂古之人一夫不獲若已推而
納之溝中雖職有大小任有輕重而咸以務
農與桑為心則飢者有食寒者有衣教化行
而風俗美矣○時 上慨然欲得賢士以興
至治趙光祖奏曰科舉專取詞章徒長浮薄
之習外則監司守令內則六卿三司咸薦才
行之士聚大庭而親策之則可以得人此漢
賢良方正科之遺意也既薦其才行又試其

學術斯無所失矣 上曰此事甚善但恐薦
舉之際無乃有遺乎光祖曰我國壤地褊小
又分庶孽私賤而不用以中國之大猶不計
貴賤况小邦乎鄉舉里選尚矣不可復若行
此法則賢才庶可彙征也鄭光弼曰薦舉取
人豈不美哉然雖大賢科場得失未可知也
假令羣情所欲取者不中則其將再立科目
乎且居館之士讀書修行皆欲致用於國其
不與薦者豈安於心乎人君馭世立法務使
大小賢者咸望登庸也 上曰今年薦試之

他日又如是可無遺才况偶一為之以觀便
否不亦可乎○上御朝講侍講官趙光祖奏
曰昔朴彭年有田於廣州可種五六斗其友
責之曰祿足以代耕何必別置田也彭年即
賣之當時俗尚如此又有如黃喜許稠之賢
為之輔相故能成至治方今風俗偷靡上下
必以至誠求治然後教化可興也叅贊官金
淨曰薦舉親策士林皆謂義事而竊聞大臣
有異議其意必以為時有古今也然若以賢
否取舍則不與選者必當激厲以進於賢此

正使人興起之一大機也光祖曰臣於庚午
中生負入成均館其時館儒皆裸體偃卧或
有冠帶正坐者輒羣笑之故欲讀小學者不
得於稠人中讀之就箱篋間潛玩于今八九
年間習俗大異賤隸之人皆欲服三年之喪
童稚小子舉為總角之制非有師友為之勸
而能如此此正有為之時也大臣所以難之
者蓋曰近古所無然今日為之則明日當為
古事也○慶尚道觀察使金安國薦本道行
誼才學之士盧瑋金顥等三十餘人多金宗

直金宏弼之門徒也士林聳動○上行夜對侍講官竒遵曰治豈有古今哉惟在為與不為耳後世聖學不明為人臣者不識大道徒以偏伯苟且之術說其君旋得旋失治亂無常人君苟以古昔帝王之道發憤行之則何難於致治哉唯是後人習於流俗不知教化之本顧曰世道日卑人心不古何能復三代之治乎是則所謂妄人也 上曰人君能以三代自期得賢佐而同心致理則何求不成後世無善治者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

君不能相遇而然也○夏四月知中樞府事金安國言臣按嶺南得呂氏鄉約正俗等書詳其註解翻以諺文而刊行得農書蠶書世宗朝所翻譯開刊者臣又別撰諺解而刊行得二倫行實做三綱行實撰類而刊行得辟瘟方瘡疹方遵 世宗成宗兩朝故事而刊行亦頗有效願推行於諸道也 上曰卿在嶺南盡心學校轉移風俗予甚嘉尚諸書並令撰集廳刊布諸道○命追奪李承健爵上教于政院曰戊午壁書李宗準詩書進且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詳陳其事實政院啓曰戊午十一月前縣令李宗準配富寧至端川磨谷驛壁上題宋李師中贈唐介詩咸鏡監司李承健令端川郡守囚鞠宗準遂馳啓曰李宗準與茂豐正摠同行寫詩于壁宗準以宗直門徒坐謫而猶不懲托古詩以寓己意不可不問云云 上覽之曰予聞宗準及茂豐正六父子死於戊午而未知其由乃今見之此即古人詩也假使宗準自作亦出為國之意可嘉不可罪也承健之無狀一至此乎令大臣議其罪於是

政府臺諫胥言承健可追奪官爵 上從之
○上臨筵教曰天生后辟所以為民也人主不能獨治故設官分職與共理之君臣之相須如此夫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一善人足以致治若衆善人布列朝廷則不亦樂乎侍讀官竒遵曰 上方留意於學故下多興起者矣金安國向在嶺南以小學教一道正其趨向士多言科業之外自有樂地何必尋章摘句為利祿之資也有私奴呂衡者求讀小學上書安國曰義理出於天性父子君

臣之道正然後天理正而人道立矣僕隸之人猶能興起如此况士君子乎可見教化之行惟係在上之導率耳然難得者機會也歲月易邁春秋晼晚政當愛惜寸陰此臣所以惓惓不已也○有李誠彥者上疏將謀陷士類趙光祖從容言於上曰小人芟夷君子終亦不保其身亦云愚哉古人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欲陷君子亦豈無可執之辭乎宋時小人指韓琦范仲淹以為專權自恣二人規模濶大不合於流俗故謗議紛然近日幾

微上亦知之投疏窺覘此其兆也士林曾見廢朝時事為之寒心至有遠遁藏身者矣金淨曰宋時沈繼祖乞斬朱熹以謝天下蘇軾云素疾程頤之奸軾亦一時名士而乃至於此人主之心公明正大然後不惑於邪說也今之士流欲有所為則時人輒指之曰此王安石之類也夫王安石有文章節行而但不公其好惡耳光祖曰臣之所言非必曰今時然也君心之操舍無常故敢陳先事之戒耳昔李承健為翰林時嫉宗直駙孫之徒書于

國史曰南方之人師弟子互相推譽自作一
黨李克墩常曰將吾直筆來其後駙孫之徒
比肩就戮今幸 聖上慨然振作士多自奮
然氣像如初春之草若受微霜旋即萎枯願
聖上深察時勢大定好惡毋為邪議所動則
實宗社萬世之福也○以金湜為持平吏曹
判書安瑋言掌苑別提金湜有人望且是薦
士可選置臺省 上曰金湜之賢言之者衆
宜擢用之○五月以副提學趙光祖為承旨
復授前任光祖嘗於講筵言雖朋友之間情

志相孚然後可以盡言古者或召入卧內討
論古今治亂至於水旱盜賊人情世態無不
周咨故知益明而治益進也 上遂以光祖
為承旨金淨以為光祖在經幄裨益弘多承
旨雖亦出入經幄然終不若副學之任也
上即命還授前職淨又言師儒之長為人表
率尤宜極擇 上問于吏曹判書安瑋以柳
雲為大司成○以安瑋為右議政 上教政
府曰一相得則萬事舉遂命議薦領議政鄭
光弼左議政申用溉以金詮李繼孟南袞擬

進 上曰安瑯何如對曰誠得之矣舊制卜相必循次故臣等未及舉也○京外地大震四日 上召大臣諸臣問弭災之策鄭光弼曰若非君子小人用舍之顛倒則或無乃有未來之禍乎李長坤曰小人乘機投隙甚可懼也然不可一切指斥若一得小人之名則自謂不復齒於君子之類雖欲革心不可得矣當涵容之使自遷善也曹繼商曰人主慕古則小人視其趨向不揆時勢陽以古道引君而實欲陰濟其私明日 上以副提學趙

光祖受暇還歸復御思政殿階上召光祖告以警懼之意光祖曰今朝廷清明外至守令亦知自飭不可謂陽伏而陰盛天意或以十年後事先示其幾微兆朕今亦安知其不然乎大抵小人幸災喜事撓撼君心則人君莫適所從不知災變之由此由彼雖有善政不敢斷行臣昨聞曹繼商之言大驚曰人主慕古則君子當豹變小人當革面而繼商乃欲因災變陷士類吁亦惜矣 上曰予亦辨析之耳典翰柳仁淑等復上劄論斥繼商○臺

國朝寶鑑卷之十九
二十六
諫曹彥卿言宗廟第四室 文宗位不稱祖
不稱孫先代闕禮後世追正不害為孝也訓
鍊僉正金守敷亦上疏言 文宗於 殿下
為當祀之位而別享夾室以祧則非祧以祀
則獨異以 祖宗所定則昭陵之復亦在
殿下之時也 上命大臣禮官議○六月先
是議行賢良科命政府禮曹撰進薦舉節目
京中則四館薦報成均館轉報禮曹外方則
守令報監司監司移文禮曹然後禮曹開具
姓名行實報政府以聞至是薦舉人戶曹佐

郎鄭瓊監察閔懷賢典牲直長金大有等先
至佐郎趙廣佐司評宋好賢主簿宋好禮等
次至 上皆引見命大臣問難謂筵臣曰薦
舉人皆有所存豈可徒聽其言也○副提學
趙光祖等因灾異上疏陳戒其略曰古人推
陰盛陽微之兆曰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
夷狄侵中國盖人主陽也后妃陰也貴賤之
分不可侵陵嫡庶之倫尤當嚴別宜正已率
下幾微必防使正心修身之功根於宮闈達
於邦國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君子小人雜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三十一
處並用未有不相害蔽機伺勢一朝乘幾則
未知 殿下之事終何如也阿意者必逐犯
顏者必容狡慧者必遠純朴者必親則君子
布列小人屏跡紀綱立而庶績熙矣中國陽
也夷狄陰也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西北
二道兵力不給障隧壕墻營堡之具未能修
完兵甲堯鑿戟弩之器不能堅利且邊臣之
嗜利者侵漁軍民徼功者或構釁端偷安者
不恤軍政如此而望邊圉之固得乎宜擇將
帥明紀律修封疆守要害慎禁防明斥候務

農以足食練兵以蓄威則邊境可保無虞矣
大抵君之得臣難也臣之得君又難也今得
君如此得時如此而尸居其位濫泛玩愒以
致君澤民為高遠以燮理陰陽為何事大臣
果若是乎伏願 殿下以誠意感之以隆禮
責成 上優批嘉納○旌高麗正言李存吾
間時忠清道觀察使李世應啓言李存吾叱
率眈而見斥居公州石灘眈敗恭愍贈職褒
直今其遺墟泯沒宜豎短碑以志其居兩傍
分書大野皆為沒高山獨不降之句旌示永

久則可以扶世教也 上特命旌問○秋七月平安道節度使李長生啓言武士不知學問則臨事而眩如將鑑博議武經兵要孫子吳子等書自本營分賜諸鎮令於弓馬之暇講習勸課俾知古將應變之迹 上曰善然只讀兵書亦末矣並賜五經四書小學等書令講讀焉○印頒小學一千三百帙于朝官宗親○以趙光祖為同知成均館事右議政安瑋言於 上曰儒生皆欲得趙光祖為師斯人精於性理之學若兼同知則士皆樂於

就學也光祖曰如金淨金安國柳雲等皆合是任豈可捨此而授臣臣生逢明時嘗欲用力於學仕宦無暇每思退居數年專意學問又敢為人師乎 上曰擇師甚重勿改本職宜令兼之光祖曰臣出身未久陞秩甚驟族親鄉黨皆以為禍在朝夕况又加非分之職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惟 聖上保全之 上不許○命禮官正大夫士之祭禮司諫金希壽言士夫祭先家家異禮 祖宗朝或印頒時享圖宜令禮官遵舊制使不悖於禮從之

國朝實錄卷之十九
二十九
○以南袞李耜為辨誣奏請使韓忠為書狀
官如京師辨誣先是正朝節使賀來大明會
典載我朝世系及革代事全爽其實語多誣
蠆 上乃命袞等赴京請改 皇帝賜勅云
具奏陳情特允所請○上謂同知經筵事崔
淑生曰古人學優然後登仕今人巧事抄集
以早取科第為務甚不可也淑生對曰使之
學問以定其好惡則當自知其非宜於別試
講經而取之也 上以為然○印頒近思錄
於中外○八月罷昭格署副提學趙光祖等

上疏言昭格之設謬悠荒誕王政之所可剔
遏者也往在麗季教化不明人服異教踵訛
襲謬式至今日 殿下寅畏天命孜孜學問
凡所以抑訛扶正靡不用極而獨此一事欲
革還疑大失乾剛精粹之德也 上答曰其
來已久不可遽革後數日特命罷之祠宇令
作公廨銅器移送鑄字所○以李之芳為防
禦使尋罷不遣初野人速古乃外示向國內
懷異心與諸野人部落潛謀結連犯甲山府
多擄人畜而去邊將欲捕之則速古乃變名

出沒南道兵使啓請發兵掩捕 上召三公
及知邊宰相議之皆言今不痛懲後將滋蔓
遂遣之芳且密諭本道潛送兵甲器械不時
掩捕將行 上御宣政殿賜之芳宴錫以弓
矢鎧甲將相諸臣環侍左右副提學趙光祖
請對言此事譎而不正非王者禦戎之道豈
以堂堂大朝廷為么麼小虜行穿窬之謀乎
臣竊恥之於是 上命更議勿遣左右迭諫
曰兵有竒正禦有經權今詢謨僉同不可以
一人言而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曰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備諳虜情
彼迂儒之言自古如此今廟謨已定不可輕
變也 上卒不聽罷之芳行光祖位未高而
以片言動 上止朝廷已定之大議入侍諸
臣皆懷不平為之側目○以朴英為同副承
旨英善山人業武登第通儒術不喜榮利築
室洛東江上至是薦入政院後陞兵曹參判
未幾退歸妙解醫術全活甚衆○冬十月遣
官致祭于高麗侍中鄭夢周之墓命行再拜
禮示以不臣之意○十一月 上謂趙光祖

曰昔宋時孫復非由科第進而乃為國子監直講今不可用此例乎光祖對曰 祖宗朝有姜碩德亦非出身而為大司成至居主文之職矣 上曰今可為師長者有幾人光祖曰雖得一人可也宋以天下之大但一胡瑗而已 上曰如金湜曾有請置講筵者今已入臺閣矣予欲陞用於學官何如光祖曰臣與湜自少同學高明如湜者於文臣雖不可謂必無亦難得之人也○趙光祖言于 上曰性理大全體用該備天文地理禮樂法制

道德性命之理無不畢具治世之謨不待乎外如金安國李耜金淨等並令講論於其家一月之內三會弘文館使之進講則庶有益於聖學也金湜學問甚精天文律呂之理多有曉解亦與此選可也 上從之○以趙光祖為大司憲光祖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前曰吾上典至矣上典即奴稱其主之俗語也

國朝寶鑑卷之十九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

中宗朝三

己卯十四年春正月副提學趙光祖等請罷女樂 上以 慈殿內宴時無樂而難之司諫金絀引列女傳令瞽誦詩之語請使瞽奏樂 上以為然○以尹倬為同知成均館事倬始從朱溪君學燕山甲子編配 上之初年由直講至大司成久專作新之任宋麟壽李滉皆其所講授嘗於大學庭中對植文杏二株戒學者曰根深者未必茂至是擢為同知館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事○三月大司憲趙光祖言今大臣臺臣各執意見若非至誠協贊何以致治乎世宗朝大臣黃喜詣長生殿工曹判書金宗瑞為設饌頗豐喜怒招問此物出自何處宗瑞謝罪於車塵之間退謂人曰吾嘗將三軍拓六鎮未有如此惶懼之時也可見當時朝廷之體貌今則凡所施設未見自大臣出也上曰不必以苟同為和唯當相與協心也○信平君康允禧訴于上曰金友魯見臣言金淨等欲去靖國功臣臺諫請治友魯亂言之

罪下獄訊之安瑋曰士類欲行三代之事而以言語刑人何以服人心也上命竄友魯於慶興○上聞趙光祖墜馬遣醫問疾賜藥餌○夏四月設賢良科擢掌令金湜等二十八人上御勤政殿親策薦舉士及圻號上喜甚教政院曰古人謂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今予求賢如渴之時多得美士布列朝廷此國家之福也如金湜正合師儒而拘於未出身不得叙之今居壯元其下盡一時佳士予甚喜焉遂以金湜為司成○同知經筵事

金安國白 上曰宋史記太后與神宗論事甚詳閨門之言非史官所得記自古宮中有女史人君言語舉動悉書之故外人知之而書於策請依古制置女史 上曰中國則女子亦能文故女史得其人而今時恐未易也○薦舉科後將行弘文錄 上謂大臣曰弘文錄以圈點多少取人無乃狹窄乎安瑋曰臣赴京時見六部三閣老皆詣闕問之則曰通政司堂上缺故會議可代人書其名置卓上各加圓點以點多者為最中朝之制亦如

此矣○五月以金湜為大司成湜為司成學者多聚學舍及遷直提學聞而還散其在家時學者或有買家就其隣者○以金安國為全羅道觀察使政院以講官請留之 上曰安國前按嶺南已有治效又欲使興化於湖南也不從○命中外行鄉約法時趙光祖金湜等言化民成俗莫善於鄉約呂氏以匹夫不得推行天下而但施之一鄉觀周禮立黨正族師以相勸導者實鄉約之法也今宜倣周制大立規模 上從之他日 上以鄉約

設施問于經筵官安慶誠對曰近聞京城之民聚而相戒言不善之事國有禁憲不可犯也上曰鄉中自相率勵則刑罰從而省矣然京城則不可設法行之尋命京城五部官分給呂氏鄉約于坊里○秋七月設書肆于京城○上嘉鄭應奇遵張玉等之才將欲不次擢用趙光祖言于上曰三人者皆明白通敏他日可大用然應年纔三十遵與玉皆未滿三十何必不循資格也古者四十強仕必待道明德立然後就仕大抵老成人居上

列則朝廷尊而萬事和為國之道必重名器安瑋亦以為言上從之應天姿超邁文法西京遵金鏗玉潤學慕濂洛時人目為雙璧○命國忌日入侍時上下服色一依朱文公家禮用淺淡服○上問刑曹判書金淨曰罪囚多死云予甚惻然何故至是也淨對曰圜囹窄氣鬱不通而然也或言宜增設而廣之然臣為司寇不能致刑措乃請增圜囹何以免四方之譏乎上命增修之○以李長坤趙光祖李籽為元子輔養官上御思政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四
殿名見輔養官 元子便服侍坐拱手對案
巍然如成人 上命讀小學 元子讀之聲
音清亮分析其旨已通大義 上憑案俯聽
喜形於色光祖曰聞 元子聲音甚仁厚誠
國家之福也古之明王教太子必以仁厚為
主今因其天資而教導尤易為力然不須急
迫要使從容浸漸成就其德性也○九月視
學 上以大牢祀先聖時月星明概籩豆靜
嘉 上陞降拜跪肅然嚴敬但聞佩聲鏘鏘
而已祭罷御明倫堂命同知事尹倬大司成

金湜司成李得全吏曹正郎丁玉亨講易泰
卦儒臣申光漢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講尚
書無逸大學生李若水李宗慶崔景弘講大
學討論文義以及治道環橋門觀者以千數
○冬十月 上聞左議政申用溉卒欲舉哀
政府禮官難之遂止趙光祖白 上曰昔者
許稠之卒 世宗哭之哀聲徹于外君相古
人比之元首股肱可不重歟 上然之○十
一月命追正靖國功臣冒濫者七十六人
上台見政府六曹判尹三司長官安瑒等極

言冒功之可削 上始難之及諸臣力請
上乃教曰遭時艱虞宗祊阽危越予寡德罔
敢自恤厥惟我二三蓋臣協力奮庸匡扶我
社稷拯拔我兆庶弘濟艱難丕恢先緒予罔
敢鮮厥功勤命錄勲籍用垂永久然事屬倉
皇不克秉用衷斷用淆我功宗輿論激起不
穀其敢不曰與有咎焉嗚呼惟天惟 祖宗
付畀我丕基厥艱大令不大整頓以樹國脉
以答天命而曰尚有後日哉其三等以下七
十六人追正冒濫塞功利之源○諸道有日

變 上避殿減膳下教責躬○下大司憲趙
光祖等于獄既而編配初 上倚任光祖所
言必從光祖亦感激殊遇知無不言遍引國
中知名士布列朝端由是士志雅飭吏務廉
白百姓男女異路治化於斯為盛然新進之
士自以為千載一時唯恐時月之間不盡復
三代制度論事風發太無其漸又嚴於斥小
人南袞少有時望諸人惡其回邪每稱南小
人擯不與交袞積懷憤憾切齒甘心顧無隙
可乘會京外地大震 上憂懼不寧袞欲因

此以危言動 上潛於禁苑木葉以甘汁寫
走宵為王四字使山蟲緣食成文且以洪景
舟因贊成被彈有怨於光祖等愆惠景舟女
熙嬪以朝權民心盡歸光祖等語日夜流入
於 上及請削靖國勲之論起諸勲臣譁然
大恐袞因羣怨遂與景舟及沈貞等夜由神
武門上變 上召領議政鄭光弼以告之故
光弼涕泣明其不然 上意稍解及光祖等
下獄都下約徒爭詣宮門投疏乞償大學生
李若水等三千餘人號哭闕外聲徹大內袞

等益以此實其言遂命光祖及金淨竒遵金
湜金絺等並遠竄其餘李耔安塘以下諸人
流削有差尋因袞貞言光祖淨遵賜死○十
二月教觀象監曰候氣重室初因金安國建
白而設之欲驗即已鄭光弼請常行故至今
因循不廢然 先王亦驗之即罷其終不可
已乎觀象監啓言 先王時只驗冬至黃鐘
律蓋黃鐘為十二律之源也命只驗黃鐘律
庚辰十五年夏四月冊 元子為王世子 上
御殿受百官賀○五月教曰武備則備邊司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堂上於經筵略聞予教矣成均教育之方雖
屢下教不見成效其召大司成勉以予意○
秋九月 上御夕講特進官金世弼奏曰君
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匹夫有過猶思改之况
人主處億兆之上乎五六年間 聖上銳意
思治新進喜事之輩爭進好古之說變更
祖宗舊章大臣雖見其弊不敢發言至於上
下乖離情意不通朝廷不得已有所處置然
趙光祖輩夫豈有奸心但學問未成故卒至
於誤國事爾 殿下始則尊寵無比一朝斷

然賜死書之史策萬世之下將謂何如也臣
恐自此以後雖有知遇之臣不能自安矣左
議政南袞等請正世弼妄言之罪 上曰豈
可以講說而罪人乎不聽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濟州牧使李耘啓請開屯
田以備荒政蠲貢物以寬牧宰從之○命直
提學徐厚製克敵弓鞭條箭霹靂砲及一百
二十斤弩之制下軍器寺廣造以為武備
壬午十七年夏四月日本小二殿使送功夫首
座來獻龍鏡石三枚黃質白文光彩瑩徹可

數毛髮如錦石 上命却之○秋七月副提
學徐厚等因災異上疏言培士氣專學官嚴
軍政慎用人且請裁減備邊司提調 上曰
軍旅之事當主於一備邊司提調雖不可全
廢今提調半於朝廷其議減之○冬十月行
王世子冠禮 上御勤政殿受百官賀

癸未

十八年春二月親耕藉田○三月 上酌
獻于先聖試諸生○秋八月遣成世昌如京
師獻倭俘倭奴藤原中林等寇上國寧波府
殺邊將掠人民漂到黃海境守臣捕獲以聞

上遣世昌奏獻俘馘並還被搶漢人中朝臣
李承勳上疏曰昨見朝鮮國王奏稱倭奴打
攬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弊境仰仗
皇靈勒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
顆及長箭船牒等物差刑曹叅判成世昌齎
領并將搶回人口王漾等八名獻之關下臣
等相顧動色殊覺懷慙云云 皇帝降勅褒
諭○冬十二月命平安道節度使李之芳等
驅逐間延野人先是野人金阿宋可等自富
寧移居間延茂昌墾田設柵勢漸難制邊臣

請發兵逐之 上命廷臣議備邊司堂上高
荆山等言宜早圖之 上遣叡差官李冕往
審虜情冕歸奏如邊臣言遂下諭于咸鏡道
巡邊使曹潤孫觀察使許碯南道節度使潘
碩枰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及之芳等曰主
成哈嘗歸順於我許居茂昌越江之地為國
藩衛彼虜不念我恩誘引他種沿江列居部
落彌蔓屢諭斥遠還肆惡語失今不圖後難
為計苟非然者豈忍驅我赤子以就危地哉
卿等與士卒咸悉予意仍賜之芳毛衣弓矢

橐鞬○量田于江原道

甲申十九年春正月星州牧使李賢輔有善政
下諭嘉獎特賜表裏賢輔禮安人也燕山時
為史官多直筆且屢忤旨方史獄起燕山忘
賢輔名只稱鐵面而髯者追係于獄七十餘
日又因燕山之誤點得釋人以為有命云○
夏六月下內截攻守圖術于政院曰此書藏
于內已久名物多難曉其名徐厚問之問之
厚言此守城戎器之制也唐宋以前無此書
其序有中統年號必是元世祖時所撰也因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逐條指陳 上善之○冬十月有雷異教曰
朝中批政野人幽怨未有甚於此時而中外
羣僚山林秀俊爭尚晦匿無有進言者豈予
少樂聞之量而以言為諱耶抑以予為不足
與言耶與念至此慙痛亘中茲欲虛懷洗心
冀蓋前愆惟爾衆庶無諉吾君不能凡予闕
失極陳無隱○十一月教曰六鎮守令以有
名望文臣交差則隣官亦必畏憚及其遷秩
還朝亦可與議邊事也非特咸鏡道如平安
道邊邑守令亦令交差○量田于全羅道

乙酉二十年春正月教曰京城門外曾令有司
植桑其遣史官觀其勤慢○平安道癘疫大
熾死者七千七百餘人命下送醫方類聚辟
瘟方遣官行厲祭于棘城又祭于宗廟社稷
○夏六月政院啓言 成宗朝朝士有疾則
隨其症給藥今大司諫蔡忱身有瘡疾非龍
腦難治請令兩醫司量給許之○以尹倬復
授大司成倬以疾解官成均生負鄭世球等
上疏曰尹倬之為大司成于今八年啓迪成
就得其道誘掖獎勸盡其方今其去矣疇不

欽憫昔陽城出刺道州大學諸生請留而不聽至今為縫掖恨願 殿下急收改職之命上即命還授倬大司成後倬為開城留守大提學李符又請仍任○下孔聖遺像及歷代君臣遺像于弘文館命大提學李符及知製教分製其贊○命置東宮書筵兼官分上下番輪次進講○冬十月諭兩界兵使曰驅逐野人之後防禦甚重卿等皆盡職實難其代今命仍任特賜貼裏二領裹肚一領唐靴氈具戍邊將士各賜衲衣八十領魚膠二百斤

箭竹四萬○司成李純得革象新書於中國有觀天之器名曰目輪純按書製進制極精巧命置觀象監○命館學儒生限十朔計圓點滿百後始許赴試○十一月領議政南袞等以歲歉請減百官祿 上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苟非極凶不可減也○大司憲孫仲瓌等上疏曰近年以來水旱相仍 殿下軫念民生之艱食為設常平倉德至渥也然有司奉行大乖本意和糶失宜反無益於百姓昔 成廟因旱災特減京畿所進魚肉願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十二
殿下取法焉 殿下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旁
求俊彥如飢如渴為銓曹者注擬任情薰蕕
相雜智愚莫辨昔 成廟命衣冠子弟不學
無才列於庶任者悉令汰去生負進士通經
史識時務者舉而用之願 殿下取法焉士
習國家之元氣而為治之本也古者蒙養以
正長教以格致誠正所以為他日經濟之本
今儒者不受詩書之教先懷媒爵之念昔
成廟召四學生徒謂曰國家設學預養人才
者將以治國安民也汝等不勤於學幼學壯

行之意安在願 殿下取法焉 上嘉納之
○命常叅時弘文館官負全數入叅時李荇
言 成宗朝常叅時弘文館官負全數入叅
自廢朝時此法廢弛及正後因循成例只上
下番入叅宜復 祖宗故制也從之○十二
月以直提學沈思遜為滿浦僉使 上曰滿
浦是我國門庭其任重矣况本道有日變宜
用文臣之有武才者沈思遜陞堂上遣之使
諳關防他日可與議邊事也○是歲饑命分
賑飢民於弘濟普濟兩院婦女令五部計口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十三

分米

丙戌二十一年春三月命至親相訟者並勿聽理○夏五月永興府使徐厚裒集兵制名曰軍門要覽又輯古將帥可法可戒者數十卷名曰將訓元龜上䟽投進○教八道觀察使曰承宣之任敷民彝敦禮俗使一道皆知孝悌之行長幼之序而近來任此責者類以簿書為急不究其本源教化陵夷風俗頹靡可勝歎哉鄉飲酒禮尊高年尚有德習敬讓之風絕暴亂之萌卿其詳考禮文以時而行使

知尊卑長幼以化民成俗○秋九月命錄清白吏忠臣之後○幸西郊觀穫

丁亥二十二年春二月 上釋菜于文廟御明倫堂親執爵賜領中樞左右相及侍講官仍與討論經旨儒生之精通文義者賜第○三月賜敬嬪朴氏福城君媚死時東宮有灼鼠之變春坊官上䟽言之 上命鞠宮人按狀有是命後辛丑 王世子上䟽曰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為流通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妖

孽之作雖曰朴氏媚也焉知媚之一女棄在民間與庶人無異狻提之女亦何罪也二妹年幼不預其事明矣屬籍亦絕由臣一身兄弟之變至於如此孟軻有言曰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宮恩寵極矣使二妹一姪尚班下賤反躬思之顏厚忸怩伏惟垂憐焉 上感其言命給翁主職牒復其屬籍中外讀疏往往有泣下者○冬十二月教曰人君深居九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自祖宗朝有內農作皆象豳風七月圖自甲戌

至今廢之將至十五年今欲使世子豫知其令該司從簡修之

戊子二十三年春二月教曰國家如有用兵之事則牧場生馬難以赴陣預為點出分養於各邑使之調習○夏四月政院啓言昌德宮後苑有淡烟門不合大內門名 上命改以永肅門○冬十月 上謁英陵試儒生於賓仙館試武士於清心樓行養老宴於愛蓮亭

已丑二十四年春二月 上親耕藉田○王妃率內外命婦親蠶于昌德宮後苑先是命定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親蠶壇基禮曹相其古壇稍移而新築之○
夏五月 上御朝講領事鄭光弼奏曰古者
不得志退居田野者率皆以文章為事今雖
退居田野不樂為文章此專由國家教養失
其道也 上深然之

庚寅二十五年春正月分遣御史沈彥光于京
畿姜顯于忠清道趙仁奎于黃海道審察賑
政措置○慈順大妃昇遐○冬十月葬 貞
顯王后于宣陵減畿甸田租○十一月 上
謁宣陵以黻袍行祭遂改裘服祭新陵

辛卯二十六年春二月賜几杖于領議政鄭光
弼光弼時年七十○夏六月彗星見 上避
殿減膳下教求言○秋八月 上行朔祭于
孝敬殿教曰予假寐齋室夢 先后謂予曰
欲嘗蔓菁湯驚悟問之蔓菁湯久不用於祭
奠云即令供進自今四節供進以為常宮中
稱為誠孝所感

壬辰二十七年春正月宦官李承豪有罪下獄
教曰內官不過出納命令而已今以滯訟將
下教承傳色李承豪乃敢阻擋此宦官與政

之漸其令訊之明日侍講官宋麟壽言處分
嚴正中外咸服昔 成宗嘗曰宦寺狎之則
無禮若有所犯不可少貸今日之舉深得防
微杜漸之道也○二月教曰朝廷用人當量
才授官能經術者用之於成均知營繕者用
之於將作知音樂者用之於樂院知戎政兵
械者用之於武庫知天文地理者用之於雲
觀隨其能而任之則庶官得職羣才無不舉
其諭吏兵曹○夏四月諭八道觀察使曰連
歲凶荒百姓阻飢遇災修省在我一人而不

違農時以播百穀則責在字牧之官卿其申
移郡縣均給種穀及時勸督使守令親行省
耕毋有惰者以副予憂民之意

癸巳二十八年春三月庭試堂下文臣○夏六
月命武勇可堪將帥者雖在軍伍中別為選
用○秋九月 上將親享太廟會有雷異臺
諫言當靜處戒懼不宜動駕 上曰古有不
謹祭祀而致災者禮所當為務盡其誠亦戒
懼之道也○冬十一月 上行夜對檢討官
具壽聃奏曰燕山十餘年間制度紀綱蕩然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無餘及 聖朝改紀人心一變頃因士林不
識時宜自以為身逢明主可以展布所蘊事
多過中至於詭激是以罪之然其本心則尚
廉恥崇正學故朝廷無貪污之習外方少請
托之事今乃並與其事而廢之律已者排之
挾書者斥之士氣頹靡無復餘地也 上曰
罪其人而革其事可謂矯枉過直矣司經李
浚慶曰作成人材非一朝可致 世宗培養
得其道故人材極盛 成宗朝文學之士亦
輩出不幸遇廢朝儒林盡殲朝廷一空及

聖上撥亂反正年少有志之輩遭遇 聖明
謂唐虞之世復見於今日作事無漸人心不
便故不得已罪之然自此以後士氣摧沮不
復振起矣日者下教有曰 祖宗朝士大夫
罕置重典聞者莫不感激近來小學近思錄
為世大禁若有讀此書者則指為已卯之黨
而非笑之其人雖罪其書何罪也 上心善
之賜酒三酌命依 成宗朝故事經筵官與
承旨互相問難趙仁奎問西漢尚忠厚東漢
尚節義節義果無弊乎壽聃曰西漢忠厚之

風終為偷靡故光武矯其弊而崇節義使嚴
光之徒為世標準及至末流遂成黨錮然其
國脉由是扶持雖以曹操之奸雄不敢去臣
位皆崇節義之力也下逮唐之清流宋之瀛
洛皆一時名流而小人指之為黨故國隨以
敗人才之關治亂不亦昭昭乎浚慶因言安
處謙之獄多濫 上即命政院取處謙獄案
並疏釋○十二月遼東人董禮等五百餘人
來耕威化島 上命移咨都司禁之盡撤其
家

甲午

二十九年秋八月

上謁聖于文廟仍行

大射禮宴宴畢張侯

上發乘矢三獲 王

世子繼射衆官以次射畢獲者賜表裏不獲
者立飲解明日饋儒生于闕庭賜酒樂一等
大司成尹安仁進正心箴賜表裏一襲又賜
儒生米二百石○九月幸七德亭閱武命侍
臣製安不忘危詩

乙未

三十年春二月設加德鎮于熊川置僉使

上御朝講特進官曹潤孫奏曰加德島巖石
矗立不可泊船若設置鎮堡於此又置烽燧

則可與多大浦安骨浦通報邊警達于京城
且倭船多泊於羊腸串而竊發若加德有守
則賊何能來犯乎 上命政府兵曹與知邊
事堂上會議施行○夏五月 上觀稼于西
郊仍駐望遠亭觀水戰○秋八月 上將謁
齊陵遣官祭于長湍坡州高陽三邑鄉校至
松都遣官祭于高麗太祖墓親行酌獻禮于
穆清殿謁陵還詣開城府成均館行酌獻禮
賜儒生米百斛試文士於明倫堂試武士於
滿月臺大臣等啓言拜穆清殿則思 聖祖

創業之艱見滿月臺則監前代表亡之由凡
所歷覽必按其跡而究其故豈不益切於披
往牒戒青史乎古人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
世今日所鑑莫如前朝 上嘉納回鑿所過
邑饋老人孝子

丙申三十一年夏五月命設纂集廳續撰國朝
寶鑑副提學成倫等啓言今以纂集事將開
春秋館考見實錄事體重大况 祖宗可法
之事盡載國朝寶鑑今雖更撰亦無可加至
如廢朝可戒之事瞻聽未久不須纂集 上

曰自古有大事考實錄例也况撰實鑑不考實錄可乎纂集廳已設不可止也○冬十一月 上閱武于箭串

丁酉三十二年春正月命禮曹考正上下衣服之制初我國衣服好為濶袖長裾幾至曳地每為華人所笑至是天使來言其不合華制於是 上命禮官考據大明會典參以國初古制定為常式頒示中外命自閏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法司禁其不如式者○夏五月 亢旱 上親祈雨於太廟又詣風雲雷雨壇

行祀乘輿去蓋曰此宋帝却蓋不御之意也是夕大雨○秋八月 上釋菜于文廟御明倫堂試士大司成李希輔獻太平箴○冬十月金安老及其黨許沆許洽蔡無擇等有罪賜死告廟陳賀釋鄭光弼等竄復李荇官爵初安老以吏曹判書為南袞所斥竄在謫聲言已卯士類可收用聞者頗嚮之又使其子延城尉禧懇其寃事下三公議得釋還朝假托公論圖濟已私廣樹黨與翁張威福構竄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李荇於極邊而代為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左議政又以私憾竄曹繼商金克成會尹元老私語安老事於尹任安老聞之巧設機關為蜚語欺臺諫以為元老將謀害士林臺諫啓竄元老亡何大司憲梁淵等覺其見欺於安老遂論啓安老 上歎曰危而不扶將焉用彼相哉遂引見領議政尹啟輔及諸臺諫問曰權奸竊弄大柄而趨附者衆國其殆哉今欲大定是非卿等其各無隱於是諸臣悉陳安老罪惡又論沆洽無擇三凶推安老為領袖聲勢相倚之罪並命遠竄尋賜死釋光

弼繼商克成元老等荐在謫已沒命復其官
○教曰予承艱大之業于今三十餘載未見治效而朝廷之上奸臣作黨專擅威福一入一逐虧國體甚矣書諸史策豈不愧乎惟爾士大夫各修其職勿以私嫌相害勿以朋黨相傾俾朝野共和○護軍崔世珍集字類作韻會玉篇又類抄小學內篇名曰小學便蒙以進 上嘉獎之命授僉知

戊戌三十三年春二月 上御朝講侍講官李彥迪奏曰國家大事大臣摠領之朝廷得失

臺諫糾察之至於帷幄侍從之臣則輔養君德是其職也顧今朝局反覆無常元氣委蕪風俗頹敗其源蓋由於 殿下知人不明執德不固也伏願剛以執德終始如一明以察物分辨邪正大抵攀緣宮禁以希進用者非正人也特立朝端不尚詭隨者乃君子也上欣然嘉納曰君人之道安有大於知人乎予即位以來朝廷屢變實由不知人也當加警省焉○選清白吏觀察使宋欽左通禮尹翼郡守鄭淵檢詳李彥迪主簿鄭梅臣命加

一資○三月 上率王世子幸成均館酌獻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士○冬十月命招大臣六卿教曰予年已五十一精神志慮大不如年少之時我朝 太祖恭靖太宗魯山相繼傳位 世祖未豫時亦有此事今世子賢而長予欲退享餘年領中樞鄭光弼領議政尹殷輔等率百官力請收還 世子涕泣固辭上乃止

己亥三十四年夏四月僉知崔世珍進儒賢奏議皇極經世書說特命加階○秋八月 上

率王世子幸大學與儒生講論○奉 恭靖
大王定安王后影幘于璿源殿以影幘至自
外方也○命刊頒崇陰比事折獄體要於中
外大司憲尚震以刑獄多濫而請之也○全
州府尹李彥迪上疏曰為治之要其綱有一
其目有十何謂一綱理亂休戚之幾未有不
本於人主之一心而正心之要必由學而得
矣 殿下始初勵精勤御經筵頃年以來浸
不如初講官展讀數章無規諷道義之益宰
相陳啓細務無陳善納誨之實經筵進講每

取編帙浩繁之書徒費歲月有志勤道遠之
歎願 殿下舍末流專本源日接儒紳講論
精微則全體立而大用行矣何謂十目一曰
嚴家政 殿下家法之正固無可議但前有
掖庭怙寵之變後有陰邪亂政之禍除拜判
斷或不盡出於至公願 殿下惕然警省柔
媚不干于聰明愛幸盡決于道義嚴宮禁杜
邪徑焉二曰養國本春宮一德無瑕三善俱
隆第進講之書多用史記非所以明理造道
也選名德備勸講以明性治心為本間以古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今治亂則本末無盡聖工全矣三曰正朝廷
朝廷者四方之本源必有紀綱風節然後可
以張理上下不至於委靡頃者奸兇竊位與
奪決於恩讎威福生於呼吸無一人忘身徇
國直斥其奸國家不至於淪喪僅一髮耳願
殿下懲前慮後明示好惡勵風節振綱維焉
四曰慎用舍 殿下聞人之賢雖踈遠揀拔
無遺知人之邪雖貴寵誅竄不貸非至虛至
公何以如此第數十年來進退誅擢不合於
公論者多矣願 殿下用捨之際如大明之

無私照則陰邪之窺伺無隙可投矣五曰順
天道天心好生而無私聖人亦好生而無私
殿下惻怛寬大之旨屢下而吏惰奉行民不
受惠割剝無改於前日窮蹙有甚於曩時至
於刑罰人命所關而頃者權奸擅政專務深
刻屢起大獄仁愛之心豈不惻然追悔乎願
殿下仁民恤刑以順天道庶可弭災變而來
福祥矣六曰正人心人心者安危之本也
殿下撥亂反正士習一新而不幸正氣消於
上陰邪長於下奸臣專擅舉朝風靡若復遲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一
二十五
之數年其不至於上書頌德乎今朝廷更化
宜思立教化振綱維以明民彝之重則人心
正而風俗變矣七曰廣言路頃者之弊同已
為正異已為邪士林多唯諾之態朝著無謇
諤之風奸兇資之罔上行私今朝政更張宜
革曩時之習以新清明之治願 殿下建中
和之極聽言惟其是非則壅塞之患無自生
矣八曰戒侈欲恭儉者壽福之源侈欲者危
亡之本 殿下享國既久侈意漸啓宮庭器
玩頗尚侈靡王子第宅務極宏麗財匱民窮

實由於此周書曰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厥
享國五十年蓋人主約已澤物則身安體舒
人悅天佑斯有永年之休願 殿下法天地
之節固邦本享天心焉九曰修軍政治兵之
務在於選將帥訓士卒廣儲畜利甲兵修城
堡而其本則和與信也古之為將者有投醪
之惠有吮疽之恩故可與俱死今則主將視
士卒如草芥士卒視主將如仇讎人心不和
衆志不信此土崩之勢也至於西北二界備
禦尤重而撫綏之策莫急於蠲稅貢減逋負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以蘇疲氓選將帥擇守令以施惠政而朝廷
又嚴黜陟勸懲以激勵將士則庶幾人心和
而衆情信矣十曰審幾微易曰惟幾也故能
成天下之務國家理亂興衰之端皆自毫釐
至於不可禦自頃以來朝廷不和邪正雜糅
數十年間民愁於下天怒於上 聖心未一
讒邪乘隙則反泰為否直在呼吸間矣願
殿下炳吉凶之幾審否泰之理不見預圖則
庶幾消患於未萌不蹈往轍之覆矣 上曰
李彥迪忠君愛國之誠何異真西山哉一綱

十目皆是格言燕閒披覽所益必大世子觀
之亦必有補其楷寫二冊以進彥迪特加一
資輔導之責當付此等人魚得江亦宜加資
使兼左右副賓客尋台彥迪為兵曹參判○
遣奏請使權機等如京師辨誣時聞皇朝重
纂會典遣機等申請 帝降勅曰爾國宗系
事我 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
但我 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至如會典所
載則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詞朕方嘉爾忠孝
可無遺慮也

庚子 三十五年秋七月命文武二品以上舉遺逸之士左議政洪彥弼薦權習左贊成蘇世讓薦崔繼成判尹金安國薦徐敬德刑曹判書柳仁淑薦成守琛趙晟刑曹參判金正國薦禹成勲兵曹判書柳灌薦辛百齡大司成李彥迪薦金就成曹植知中樞權撥薦琴軸大司憲南孝義薦鄭弘翼戶曹參判張籍薦金大有皆極一時之選其餘數十人亦知名士也 上命銓曹量才授官

辛丑 三十六年春三月右參贊宋欽以年老乞

骸歸鄉 上召見賜酒欽時年八十三全羅監司宋麟壽為構者英亭於其鄉以榮之○夏四月副提學李彥迪直提學李浚慶應教柳辰全校理權轍李滉等上一網九目疏上嘉納○生員李世銘上疏言戊午以來賢士屢敗至于 聖朝士氣稍蘇而黨禍又起小人勃橫一時名士盡誣為奸黨竄斥殆盡人心沮喪今若釋用廢臣洞開言路則可以扶士氣復善治也 上命謄書還入○五月命釜山僉使以武臣擇差先是釜山有接待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倭人檢察京商之事故僉使擇送文臣之有
武才者至是金安國等言釜山與菁浦近脫
有不虞其所以禦之者莫如武士之勇健也
命如其言○以周世鵬為豐基郡守豐基即
高麗大儒安裕之鄉也世鵬就其舊居建白
雲洞書院以祀裕左右有序為儒生棲息之
所始開基掘地得銅器三百餘斤買書而藏
之勸課不怠士多興起東方書院始起於此
○秋七月遣進慰使李霖如京師慰皇朝太
廟災也○九月擢李彥迪為右叅贊先是彥

迪請歸養其親 上曰以侍從兼輔養亦有
違於一子歸養之法往來省覲可也俄而吏
曹首擬彥迪於金海府使 上曰此人宜在
朝廷何為擬外任也至是迨拜右叅贊○冬
十月 上幸文廟謁先聖試士○大司憲宋
麟壽等上劄曰親賢疇咨君道之要陳善納
誨臣職之當故四門之闢帝舜所以廣聰明
也十日之寒亞聖所以警君心也古之欲正
君心者必以廣延賢士大夫為急使非僻潛
消於啓沃豈區區細務所可同日語哉國家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二十九
於朝講既有臺諫入閣故事猶以為未也又引特進官輪侍講論其意甚美而近者大臣言特進侍講為無益而欲廢之上詢親賢之道下進疎賢之策引君當道固如是乎上嘉納

壬寅三十七年春三月遣御史任說于全羅道李滉于忠清道金礪于慶尚道閔筌于京畿察賑政○秋八月上御朝講叅贊官李浚慶奏曰祖宗朝視事則不開經筵經筵則不為視事近來合為一事故講學之功未精

也 上是其言○教曰宋太宗詔求遺書募中外有以書上者視卷帙多寡酬賞其不願送官者借寫而還其本由是四方之書爭出矣我國雖小官藏書籍外募納優賞如宋時則致書可多其論禮曹○九月清州民於田中得銀樽四觀察使上進上命造銀盃分賜政院春坊藝文館讀書堂

癸卯三十八年春正月上聞前大提學金安國病亟遣承旨賚藥問疾及卒悼惜之賜賻祭加等○夏五月副提學柳辰全等上疏曰

已卯之士以迂遠狂狷之質有好古尚志之心又信 殿下好善之誠謂三代至治可以指日倡小學之教不能無紛擾促迫之弊萋斐一織打盡士林並與其書而詆毀之如宋朝偽學之禁將雖覆軍其可疑兵書之難行醫雖殺人其可謂古方之難用乎 上曰小學教人之本豈可以已卯人而廢小學乎近來人心士習大不如前上下莫不憂歎此疏之言大關治體也○冬十一月命政院書入歌器銘政院言欽敬閣中四節雜象及稼穡

艱難備在其中請以孔子歌器銘並令書入以備觀戒從之

甲辰三十九年春三月 上御朝講參贊官宋世珩言已卯人過激誤事非其本心趙光祖亦憂時輦過激類多裁抑而反為其所短以此觀之光祖最賢也其臨死詩云愛君如愛父憂國如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平生所守可徵於此而他人幾皆復官獨光祖尚未復士林為之痛惜今若明示好惡則士習不期美而自美矣 上首肯良久○夏五

月以徐敬德為厚陵叅奉敬德松都人結廬
花潭之上衆徒講學其學研窮自得類橫渠
襟懷冲曠類康節留守宋璠欲以其孝行啓
聞旌褒敬德詣府庭懇辭得止至是以薦授
職亦不就○戶曹叅議李名珪奉使如京歸
獻豳風七月圖即元學士趙孟頫所畫大明
學士宋濂所序者也特賜法醞獎之○倭奴
侵境朝議請拒絕之尚震曰倭本化外之類
不可以治民之法治之前朝倭入江華雲峯
其阿只拔都者驍勇無敵賴我 太祖神武

李豆蘭佐之故終能摧敗不然殆矣聞馬島
土地磽薄加土石上耕麥而食若不通我國
則無所資生必為窮寇不可輕易拒絕也從
其言○秋九月奪尹任告身罷尹元衡職
上召左議政洪彥弼等謂曰兩尹自相朋黨
一為世子一為大君甚不可也自古人主於
外戚厚以待之威以服之此保全之道也遂
並罪之○冬十月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
時 世子已讀畢綱目 上教曰世子學問
高明通鑑綱目一百五十餘卷今已畢讀是

予十年所講者也儲副賢良朝廷共知予欲
傳位退閒養病若使世子早習國事則豈不
美哉仍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珍膳交錯
歌鼓喧轟 三殿御後苑臨觀時人稱為太
平盛事○十一月 上不豫左議政洪彥弼
等請進見 上戴翼善冠加朝服擁衾而坐
世子伏於側 上命引燭把筆臨小紙欲書
不能成仍屢屢言及禪位世子之意左右莫
不掩泣明日昇遐于歡慶殿小寢 王世子
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徽文昭

武欽仁誠孝廟號曰中宗皇朝賜謚恭僖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

三三

